

歐遊心影錄節錄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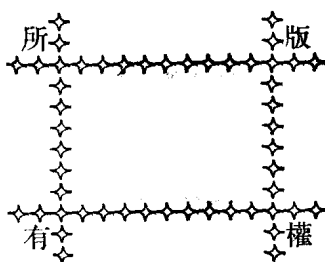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歐遊心影錄節錄（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五分



著者 新會梁啓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飲冰室專集

歐遊心影錄節錄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上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

一 楔子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去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却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却有點動極思靜了。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幾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片的枯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却都帶一種沈憂淒斷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歐北氣候，本來

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霧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些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御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却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很很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得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棹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這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寫出來。

二 人類歷史的轉捩

我想人類這樣東西。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志。創造自己的地位。變化自己的境遇。却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來。他要造甚麼變甚麼。非等到造出來變出來。沒有人能

數事前知道，連那親手創親手變的人也不知道。等到創成變成一個新局面，這新局面決非吾人所能料。大家只好相顧失色，却又從這新局面的基礎上，重新又再創再變起來。一部歷史，便就是這樣的進化，見其進未見其止。試思數年以前，誰敢說那十九世紀初期轟轟烈烈的神聖三角同盟俄普奧三尊大佛，竟會在十幾個月內，同時嘩喇一聲，倒到貼地。誰敢說瑞士荷蘭等處鄉下地方，同時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君主，在那裏做亡命客，吃盡當光，形影相吊。誰敢說號稱東方猛鷲偌大的一個俄羅斯國，竟會四分五裂，自己屏出國際團體以外。這回恁麼大的歐洲和會，簡直沒有他的分兒。誰敢說九十年前從荷蘭分出來的比利時，四十年前從土耳其分出來的塞爾維亞，竟成了兩個泱泱大國，在歐洲國際上占一極重要的地位。誰敢說二三百年來幾次被人分割的波蘭，乃至千餘年連根拔盡的猶太，居然還有一日把本號開張大吉的門條張貼起來。誰敢說那牢關住大門在家裏講門羅主義的美利堅，竟會大出風頭，管對面大海人家的閑事。誰又敢說從前書獃子搖筆弄舌講的國際聯盟，竟會一章一節的列出條文，由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簽認。誰又敢說當二三十年前，各國政府認作洪水猛獸的社會黨，到了今日，他在各國國會裏頭，都占最大勢力。各政府中，差不多都有了社會黨員了。誰又敢說各國時髦政治家公認爲無法無天的過激派列寧政府，報紙上日日咒他夭折，他却成了個不倒翁，支持了兩年，到今日依然存在。還有許多好奇探險的遊客，歌頌他明聖哩。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爲天經地義盡美盡善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搖動起來。他的壽命，竟沒有人敢替他保險。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老倌，也一個個像我們一般叫起窮來，靠着重利借債過日子。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縳起眉。

頭來。以上所說，不過就我偶然想到的幾件犖犖大端，隨手拈出，然而已經件件都是驚心動魄，所以我覺得這回大戰，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不過一個承上起下的轉捩段落罷了。

三 國際上隱患

當戰爭中，大家總希望平和以後萬事復原，還有一種所謂永遠平和的理想，多少人想望不盡。如今戰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約是簽了，元氣恢復，却是遙遙無期，永遠的平和更沒有一個人能覓保險，試就國際上情形而論，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結愈深，德國雖然目前是一敗塗地，但是他們民族種種優點，確為全世界所公認，說他就從此沈淪下去，決無是理。現在改為共和，全國結合益加鞏固，在四面楚歌之中，不能不拚命的闢一條生路，將來怎樣的變遷迸發，沒有人能知道，所以法國人提心弔膽，好像復仇戰禍，刻刻臨頭，不然，何必求英美定特別盟約，靠他做保標呢？因戰事結果，歐洲東南一帶，產出許多新建的小國，從前巴爾幹小國分立，實為世界亂源，如今却把巴爾幹的形勢更加放大了，各小國相互間的利害太複雜，時時刻刻可以反目，又實力未充，不能不各求外援，強國就可以操縱其間，此等現象，為過去戰禍之媒，戰後不惟沒法矯正，反有些變本加厲，從民族自決主義上看來，雖然是一種進步，但就歐洲自身國際關係情況而論，恐怕不算吉祥善事哩。各國對於俄國過激派，一面憎之如蛇，一面畏之如虎，協約國聯軍幫着非過激派軍隊四面兜截，把維也納會議後神聖同盟各國對付法國革命黨那篇文章，照樣抄一遍，過激派的命運能有多久，雖不敢知，然而非過激派的首領不能統治全俄，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判斷的。協約國這種心理，這種舉動，不但於收拾俄局絲毫無效，恐怕不免替歐洲更種一亂源罷。國際聯盟一事，當去冬今春之交，氣象如火如茶，我們對於他的前途，實抱無限希望，後

來經過和會上幾個月，的蛻變，幾乎割裂得不成片段。就中威爾遜的根本精神，原欲廢止祕密外交，打破歐洲合縱連橫的系統，其實此事何嘗做得到，不惟做不到，美國自身先已和別人合縱起來了，而且就法國方面看來，分明有個國際聯盟做平和保障，却兀自信心不過，必要從盟友裏頭拉出兩個來保自己的標，即此一端，那國際聯盟將來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見了。

以上所說，是國際上危險情形，照常理看來，歐洲經過這一回創鉅痛深的戰爭，驚魂初定，此後三五十年無大戰事，實在意中，所以國際上的杞憂，目前暫且不必多管，却是各國內部的情形，真乃令人驚心動魄，我試把他重要的幾點，簡單說來。

四 各國生計及財政破產

說起這次戰爭，真算得打一場傾家蕩產的大官司，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臘，原來國民生計這樣東西，也和個人生計一樣，若是一家之中生產抵不過所消費，甚或有消費而無生產，不出幾年，這家便要破產了，一國亦何莫不然，這回戰爭，據說直接間接死傷的人三千六百多萬，這些人都在壯年，一國的生產力，就靠他做主腦，一旦失了許多，如何當得起，何況就是那些未死的丁壯，也都盡數送往戰場或軍用工廠，原來職業，什有九要拋荒，生產的第一要素，比戰前減了大半，至於一切物品，大率千迴百轉，總轉到機器廠變做殺人器具，專殺那能穀生產的人，講到國民資本，各人將歷年所積貯的多半變做國債，國債却全數用在不生產的地方，當此物價飛漲之時，只好漸漸的坐食山空便了，所以戰前世界生計狀況，最苦的是資本過剩生產過剩，如今這句話或者美國人還配說說，若歐洲人則資本及生產力，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我們來歐，已是停

戰之後，戰中況味，未曾領受，但在此一年已來，對於生存必需之品，已經處處覺得缺乏。麵包是要量腹而食，糖和奶油，看見了便變色而作，因為缺煤，交通機關停擺的過半，甚至電燈機器也商量隔日一開。我們是過慣樸素笨重生活的人，尚且覺得種種艱辛狼狽，他們在極豐富極方便的物質文明底下過活了多少年，那富人便有錢也沒處買東西，那窮人從前一個錢買的東西如今三五個錢也買不着，這日子怎麼能過呢？

講到財政，歐洲各國自開戰以來，公債比從前加了幾百倍，將每年租稅等項收入來開銷支出，總有一個大大窟窿，紙幣日發日多，對於匯兌日落一日，市面上硬幣驅逐得無蹤無影，物產過少和貨幣過多兩種原因湊合起來，物價飛騰，不知所止。美國有位大銀行家萬特立 V.anderlip 新近做一篇論文，說道歐洲現在已經完全破產，美國要借錢給他們，非監督財政不可，這話雖然有點過火，却不算絕對無稽哩。問他們救濟的方法，各國政客無論在朝在野，都說是靠獎勵國產擴充對外貿易，這是唯一的一條大路，誰不知道，但實行起來，恐怕也非容易。第一，原料消耗太甚，生產無所取資，就中發動力必需的煤，成了稀世之寶，這等物件，許多要仰給於外，貿易逆勢，如何能挽回？第二，壯丁缺乏，生產力當然減少，就中如人口遞年銳減的法國，這次戰爭，失去壯丁百分之四十八，人口率的恢復，既是遙遙無期，生產力的恢復，恐也難哉憂憂。第三，現在歐洲最流行的罷工風潮，兩面大旗幟就是減少工作時間和加增工價，這種要求是否正當，乃別一問題，但在目前說要多製造些廉價的國產，在市場上和外國競爭，却是有些南轅北轍。第四，就讓一步，算是國產有法能獎勵起來，那擴充對外貿易的問題，却也談何容易，因為各國都同在元氣大虧之後，同是靠對外貿易來當一服補藥，你向我擴充，我向你擴充，結果還是相銷。若說擴充到美國，他不把歐洲市場吞盡罷了，歐洲人那裏配請教他的市場，若說擴充

到中國等處。恐怕這些人銷費力着實有限。穀不上當一劑十全大補湯哩。以上所說情形。在戰敗的德奧等國。固然是加倍艱難。就是戰勝的英法等國。還不是一樣的荊天棘地。到底戰後的痛苦和戰時的痛苦孰輕孰重。我還不敢斷言哩。

五 社會革命暗潮

前段所說是從對外的一個國民生計單位着想。覺得他們困難萬狀。再一轉眼將這單位的內部組織子細看來。那更令人不寒而慄了。貧富兩階級戰爭。這句話說了已經幾十年。今日却漸漸到了不能不實現的時代。這種國內戰爭。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價值。絕非前四年來國際戰爭可比。但現在正當將發未發之時。好像大蛇要蛻殼一般。那痛苦實不難想像。原來歐洲去封建政治未久。各國土地多在貴族或教會手裏。法國大革命後。算是有幾國把這土地所有權稍爲均分。但內中還有許多國維持舊狀。如革命前的俄國就是這樣。現在的英國還是這樣。這還不打緊。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徧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工人所得的工錢。穀喫不穀穿。穀穿不穀住。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受教育的時間也沒有。生病幾天。便要全家綁着肚子。兒女教養費不用說了。自己老來的日子還不曉得怎樣過活。回頭看那資本家。今日聽五萬。明日聽十萬。日常享用。過於王侯。他們在那裏想。同是上天所生人類。爲甚麼你就應該怎樣快樂。我就應該怎樣可憐。再進一步想。你的錢從那裏來。還不是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瘡。長你的肉。他們其始也是和中國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後來漸漸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掙來。於是到處成立工團。決心要和那資本家挑戰。他們的旗幟。是規定最

低限的工錢和最高限的做工時刻。而且這兩種限是要時時改變的。得一步便進一步。還有些有學問的人。推本窮源。說這種現象。都是從社會組織不合理生出來。想救濟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還承認現存的政治組織。說要把生產機關歸國有。有一派連現在國會咧。政府咧。都主張根本打破。親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個廠做工的人。就管那個廠的事。耕田做工的人。舉出委員。國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經理。各國普通社會黨大半屬前一派。俄國過激黨便屬後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現行代議政治之下。漸漸擴張黨勢。掌握政權。現時在各國國會及地方議會。勢力都日增一日。好幾國機會已成熟。其餘的也像快要成熟了。至於後一派。俄國的火蓋已自劈開。別國也到處埋着火線。有些非社會黨的政治家。眼光銳敏。辦些社會主義的立法。想要緩和形勢。只是積重難返。補牢已遲。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戰勝國人民。一時爲虛榮心所掩。還沒有什麼法外行動。但過後痛定思痛。想起這些勝利光榮。還不是曇花一現。我們打了幾年仗。從戰場裏拾回這條殘命。依然是要穿沒穿要喫沒喫。還有那陣亡將士的孤兒寡婦。在這種百物騰貴時候。靠幾塊錢卹金過日子。只好坐以待斃。你們說獎勵國產增進國富是目前第一要義。我還要問一句。國富增進了。究竟於我有何好處。你們打着國家的旗號。謀私人利益。要我跟着你們瞎跑。我是不來的。這種思想。在戰勝國的勞働社會中。已是到處瀰滿了。那些資本家却也有他的爲難。幾年戰爭。營業已衰落到極地。安能不謀恢復。那政府爲一時的國產政策起見。對於現在資本家所經營的事業。亦不能不加以保護。所以兩方面總是相持的多。相讓的少。我們留歐一年。這罷工風潮。看見的聽見的。每月總有幾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間英國鐵路罷工。那裏是兩個團體競爭。簡直就是兩個敵國交戰。其實這事何足爲奇。如今世界

上一切工業國家那一國不是早經分爲兩國那資本國和勞働國早晚總有一回短兵相接拚個你死我活我們準備着聽戰報罷。

六 學說影響一斑

從來社會思潮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政治現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蔽。從前歐洲人民呻吟於專制干涉之下。於是有一羣學者提倡自由放任主義。說道政府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閑事。聽各個人自由發展。社會自然向上。這種理論能說他沒有根據嗎。就過去事實而言。百年來政制的革新和產業的發達。那一件不叨這些學說的恩惠。然而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現在貧富階級的大鴻溝。一方面固由機器發明。生產力集中變化。一方面也因為生計上自由主義。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競爭的結果。這種惡現象自然會演變出來呀。這還罷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更發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說來。推波助瀾。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人主義。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尼 Max Stirner 卜憂加 Kierkegaard 盛倡自己本位說。其蔽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爲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爲強者之天職。且爲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

七 科學萬能之夢

大凡一個人若使有個安心立命的所在。雖然外界種種困苦。也容易抵抗過去。近來歐洲人。却把這件沒有了。爲什麼沒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過信『科學萬能』。原來歐洲近世的文明有三個來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臘哲學。第三是耶穌教。封建制度。規定各人和社會的關係。形成一個道德的條件和習慣。哲學是從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類精神作用。求出個至善的道德標準。宗教是從情的意的兩方面。給人類一個『超世界』的信仰。那現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個標準。十八世紀前的歐洲。就是靠這個過活。自法國大革命後。封建制度完全崩壞。古來道德的條件和習慣。大半不適用於用。歐洲人的內部生活。漸漸動搖了。社會組織變更。原是歷史上常態。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蛻變。本來沒有什麼難處。但這百年來的變更。却與前不同。因科學發達結果。產業組織。從根柢翻新起來。變既太驟。其力又太猛。其範圍又太廣。他們要把他的內部生活湊上來。和外部生活相應。却處處措手不及。最顯著的就是現在都會的生活。和從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兩途。聚了無數素不相識的人。在一個市場。或一個工廠內共同生活。除了物質的利害關係外。絕無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數人無恆產。特工爲活。生活根據。飄飄無着。好像枯蓬斷梗。此其二。社會情形太複雜。應接不暇。到處受刺戟。神經疲勞。此其三。勞作完了。想去耍樂。耍樂未完。又要勞作。晝夜忙碌。無休養之餘裕。此其四。慾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貴。生活日日加難。競爭日日加烈。此其五。以上所說。不過隨手拈出幾條。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外部生活變遷急劇。內部生活隨而動搖。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內部生活。本來可以憑宗教哲學等等力量。離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卻怎樣呢。科學昌明以後。第一個致命傷的就是

宗教人類本從下等動物蛻變而來，那裏有什麼上帝創造，還配說人爲萬物之靈嗎？宇宙間一切現象，不過物質和他的運動，那裏有什麼靈魂，更那裏有什麼天國。講到哲學，從前康德和黑格爾時代，在思想界儼然有一種權威，像是統一天下，自科學漸昌，這派唯心論的哲學便四分五裂，後來岡狄的實證哲學和達爾文的種源論同年出版，舊哲學更是根本動搖。老實說一句，哲學家簡直是投降到科學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學家的新心理學，所謂人類心靈這件東西，就不過物質運動現象之一種，精神和物質的對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謂宇宙大原則，是要用科學的方法試驗得來，不是用哲學的方法冥想得來的。這些唯物派的哲學家，託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這種法則，其實可以叫做一種變相的運命前定說。不過舊派的前定說，說運命是由八字裏帶來，或是由上帝注定的，這新派的前定說，說運命是由科學的法則完全支配，所憑藉的論據雖然不同，結論却是一樣，不惟如此，他們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據實驗心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不過一種物質，一樣受『必然法則』所支配，於是人類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認了，意志既不能自由，還有什麼善惡的責任？我爲善不過那『必然法則』的輪子推着我動，我爲惡也不過那『必然法則』的輪子推着我動，和我什麼相干？如此說來，這不是道德標準應如何變遷的問題，真是道德這件東西能否存在的問題了。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要憑他的試驗發明個宇宙新大原理，卻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說，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認爲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底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沈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

遇着風遇着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麼樂利主義，強權主義，越發得勢。死後既沒有天堂，只好儘這幾十年盡地快活。善惡既沒有責任，何妨盡我的手段來充滿我個人慾望，然而享用的物質增加速率，總不能和慾望的騰升同一比例，而且沒有法子令他均衡。怎麼好呢？只有憑自己的力量自由競爭起來。質而言之，就是弱肉強食。近年來，甚麼軍閥，甚麼財閥，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諸君又須知，我們若是終久立在這種唯物的機械的人生觀上頭，豈獨軍閥財閥的專橫可憎可恨？就是工團的同盟抵抗，乃至社會革命，還不同是一種強權作用。不過從前強權在那一班少數人手裏，往後的強權移在這一班多數人手裏罷了。總之，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脚接後脚的來這世界走一輪，住幾十年，幹什麼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無奈當科學全盛時代，那主要的思潮，卻是偏在這方面。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着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自注）讀者切勿誤會，因此非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八 文學的反射

要曉得時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學。歐洲文學講到波瀾壯闊，在前則有文藝復興時期，在後則推十九世紀兩者同是思想解放的產物，但氣像卻有點根本不同之處。前者偏於樂觀，後者偏於悲觀。前者多春氣，後者多秋氣。前者當文明萌茁之時，覺得前途希望汪洋無際；後者當文明爛熟之後，覺得樣樣都試過了，都看透了，卻是無一而可。我如今且簡單講幾句。百年來的思潮和文學印證出來，十九世紀的文學大約前半期可稱為浪漫派（即感想派），全盛時代後半期可稱為自然派（即寫實派），全盛時代浪漫派承古典派極敵之後，崛然而起，斥摹倣，貴創造，破形式，縱感情，恰與當時唯心派的哲學和政治上生計上的自由主義同一趨向。萬事皆尚新奇，總要憑主觀的想像力描出些新境界。新人物要令讀者跳出現實界的圈子外，生一種精神交替的作用。當時思想初解放，人人覺得個性發展可以絕無限制，夢想一種別開生面完全美滿的生活。他們的詩家有點和我國的李太白一樣，游心物表，塊然自樂。他們的小說每部多有一個主人翁，這主人翁就是作者自己寫照。性格和生活總是與尋常人不同，好寫理想的武士，表英雄萬能，好寫理想的美人，表戀愛神聖。結果全落空想，和現在的實生活渺不相涉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文學霸權就漸漸移到自然派手裏來。自然派所以勃興有許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派之後，將破除舊套發展個性兩種精神做個基礎。自然應該更進一步趨到通俗求真的方面來。第二件，其時物質文明劇變驟進，社會情狀日趨繁複，多數人無復耽玩幻想的餘裕，而且覺得幻境雖佳，總不過過門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實寫來，較為親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觀正披靡一時，玄虛的理想當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趨實際，文學何獨不然？第四件，科學的研究法既已無論何種學問都廣行應用，文學家自然也捲入這潮流，專用客觀分析的方法來做基礎。要而言之，自然派當科學萬能時代，純

然成爲一種科學的文學。他們有一個最重要的信條，說道『卽真卽美』。他們把社會當作一個理科試驗室，把人類的動作行爲，當作一瓶一瓶的藥料，他們就拿他分析化合起來。那些名著，就是極翔實極明瞭的試驗成績報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將人類心理層層解剖，純用極嚴格極冷靜的客觀分析，不含分毫主觀的感情作用。所以他們書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是來生，不是古代，不是外國，卻是眼面前我們所棲託的社會。書中的人物，不是聖賢，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卻是眼面前一般羣衆。書中的事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業，不是什麼可歌可泣的奇情，卻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些子斷片。我們從前有句格言，說是『畫犬馬難於畫鬼神』。這自然派文學，將社會實相描寫逼真，總算極盡畫犬馬之能事了。諸君試想，人類既不是上帝，如何沒有缺點。雖以毛嬙西施的美貌，拿顯微鏡照起來，還不是毛孔上一高一低的窟窿縱橫滿面。何況現在社會變化急劇，構造不完全，自然更是醜態百出了。自然派文學，就把人類醜的方面獸性的方面，赤條條和盤托出，寫得個淋漓盡致，真固然是真。但照這樣看來，人類的價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總之，自從自然派文學盛行之後，越發令人覺得人類是從下等動物變來，和那猛獸弱蟲沒有多大分別。越發令人覺得人類沒有意志自由，一切行爲都是受肉感的衝動和四圍環境所支配。我們從前自己誇嘴，說道靠科學來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學越發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卻越發橫暴。我們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學影響的人，總是滿腔子的懷疑，滿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紀末全歐洲社會，都是陰沈沈地一片秋氣，就是爲此。

九 思想之矛盾與悲觀

凡一個人，若是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戰，最是苦痛不過的事。社會思潮，何獨不然。近代的歐洲，新思想

和舊思想矛盾不消說了，就專以新思想而論，因為解放的結果，種種思想同時從各方面迸發出來，都帶幾分矛盾性。如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矛盾，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也矛盾，世界主義和平等，便是大大一個矛盾。分析起來，哲學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會上競存和博愛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計上自由和保護的矛盾，種種學說，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從兩極端分頭發展，愈發展得速，愈衝突得劇，消滅是消滅不了，調和是調和不來，種種懷疑，種種失望，都是爲此。他們有句話叫做『世紀末』，這句話的意味，從狹義的解釋，就像一年將近除夕，大小帳務，逼着要清算，卻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算起，從廣義解釋，就是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

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的論調，着實聽得洋洋盈耳，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閒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我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纔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着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

十 新文明再造之前途

諸君，我想諸君聽了我這番話，當下就要起一個疑問，說道：『依你說來，歐洲不是整個完了嗎？物質界的枯窘